

圈點

百子全書

掃葉山房發行

皇朝詩林

卷一百一十五

胡子知言卷第三

宋 胡 宏 撰

文王

胡子曰。文王之行。王政至善美也。孟子之言王道至詳約也。然不越制其田里。導之樹畜。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已。自五霸之亂。以至於今。田里之弊無窮。樹畜之業不修。孝悌之行不著。忠信之風不立。治道日苟。刑罰日煩。非有超百世英才之君臣。與文王孟氏比肩者。其孰能復之。養民惟恐不足。此世之所以治安也。取民惟恐不足。此世之所以敗亡也。

江河之流。非舟不濟。人取其濟則已矣。不復留情於舟也。澗壑之險。非梁不渡。人取其渡則已矣。不復留情於梁也。人於奉身濟生之物。皆如是也。不亦善乎。澹然天地之中。雖死生之變。不能動其心矣。

生本無可好。人之所以好生者。以欲也。死本無可惡。人之所以惡死者。亦以欲也。生求稱其欲。死懼失其欲。衝衝天地之間。莫不以欲為事。而心學不傳矣。

有源之水。寒冽不凍。有德之人。厄窮不塞。以反求諸己。為要法。以言人不善為至戒。

行謹則能堅其志。言謹則能崇其德。

下之於上德。不待聲色而後化。人之於其類。不待聲色而後從。禍福於善惡。不待聲色而後應。

詩云。民之秉彝。好是懿德。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。

人固有遠迹江湖。念絕於名利者矣。然世或求之而不得。免人固有置身市朝。心屬於富貴者矣。然世或捨之而不得。進命之在人。分定於天。不可變也。是以君子貴知命。知命然後能信義。惟患積德不足於身。不患取資不足於世。

執斧斤者。聽於施繩墨者。然後大廈成。執干戈者。聽於明理義者。然後大業定。

仁心立政之本也。均田為政之先也。田里不均。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。井田者。聖人均田之要法也。恩意聯屬。姦宄不容。少而不散。多而不亂。農賦既定。軍制亦明矣。三王之所以王者。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。政立仁施。雖匹夫匹婦。一衣一食。如解衣衣之。推食食之。其於萬物。誠有調變之法。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。非如後世之君。不仁於民也。

桀紂秦政。皆窮天下之惡。百姓之所同惡。故商周劉漢。因天下之心。伐而代之。百姓親附。居之安久。所謂仁義之兵也。魏晉以來。天下莫不假人之柄。而有墮三綱之罪。仁義不立。綱紀不張。無以締固民心。而欲居之安久可乎。

或問周室衰。諸侯更霸數百年。及秦累世窮兵極勢。而後定天下。天下已定。其十三歲而亡。何也。曰。秦之亡也久矣。秦自用孝公商鞅之法。勢日張而德日衰。兵日振而俗日弊。地日廣而民心日益散。秦之亡也久矣。然則賈生謂攻守之勢異。非歟。曰。攻守一道也。是故湯武由仁義以攻。由仁義以守。漢唐以仁義而攻。以仁義而守。子孫享之。各數百年。蓋得其道也。由秦失其道。

其能定天下。何也。曰。時也。六國之君。其愚又甚於秦。故秦能敗之。以僥倖一時之勝。而亡立至矣。曰。然則漢唐興義師。不五六歲得天下。定中國者數百年。李世一失其道。而亡如此其速。何也。曰。井法不立。諸侯不建。天下蕩蕩無綱紀也。後世不改其轍。欲如周。獲天年。終難矣哉。三代而後。漢唐之盛。謂愛民而富民之君。則有之。謂愛民而教民之君。則未之有也。

漢唐以來。天下既定。人君非因循自怠。則沈溺聲色。非沈溺聲色。則開拓邊境。非開拓邊境。則崇飾虛文。其下乃有惑於神仙真空之術。曷若講明先王之道。存其心。正其情。大其德。新其政。光其國。為萬世之仁君乎。後世必有高漢唐賢君之聰明者。然後能行之矣。而漢唐賢君志趣識量。亦未易及也。可輕棄哉。又況三代之盛。王行一不義。殺一不辜。而得天下不為者。其仁何可及乎。

人君聯屬天下。以成其身者也。內選於九族之親。禮其賢者。表而用之。以聯屬其親。外選於五方之人。禮其英傑。引而進之。以聯屬其民。是故賢者眾之表。君之輔也。不進其親之賢者。是自賊其心腹也。不進其人之賢者。是自殘其四肢也。殘賊之君。鮮不覆亡哉。

事物

胡子曰。事物之情。以成則難。以毀則易。足之行也亦然。升高難。就卑易。舟之行也亦然。汜流難。順流易。是故雅言難入。而淫言易聽。正道難從。而小道易用。伊尹之訓太甲曰。有言逆於汝心。必求諸道。有言遜於汝志。必求諸非道。蓋本天下事物之情。而戒之耳。非謂太甲質凡。而故告

之以如此也。英明之君。以是自戒。則德業日新。可以配天矣。

聖人理天下。以萬物各得其所。為至極。井田封建。其大法也。暴君汙吏。既已廢之。明君良臣。歷千五百餘歲。未有能復之者。智不及邪。才不逮邪。聖道不傳。所謂明君良臣也。未免以天下自利。無意於裁成輔相。使萬物各得其所邪。

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。可以知性。察視聽言動不息之際。可以會情。視聽言動。道義明著。孰知其為此心。視聽言動。物欲引取。孰知其為人欲。是故誠成。天下之性。性立。天下之有。情效。天下之動。心妙。性情之德。性情之德。庸人與聖人同。聖人妙而庸人所以不妙者。拘滯於有形而不能通爾。今欲通之。非致知何適哉。

至親至切者。其仁之義也。歟。至通至達者。其義之理也。歟。人備萬物。賢者能體萬物。故萬物為我用。物不備我。故物不能體我。應不為萬物役。而反為萬物役者。其不智孰甚焉。

行吾仁。謂之恕。操吾心。謂之敬。敬以養吾仁。

非性無物。非氣無形。性其氣之本乎。

釋氏窺見心體。故言為死。不周徧。然未知止於其所。故外倫理而妄行。不足與言孔孟之道也。明乾坤變化。萬物受命之理。然後信六道輪迴之說。俱設淫邪遁之辭。始可與為善矣。

氣之流行。性為之主。性之流行。心為之主。

釋氏有適而可。有適而不可。吾儒無可無不可。人能自強於行履之地。則必不假釋氏淫遁之

詞以自殆矣。釋氏惟明一心。亦可謂要矣。然真孔子所謂好仁不好學者也。不如是。豈其愚至於無父無君。而不自知其非也哉。

物無非我。事無非真。彼遺棄人間萬務。惟以了死生為大者。其蔽孰甚焉。

氣感於物。發如奔霆。狂不可制。惟明者能自反。惟勇者能自斷。

行之失於前者。可以改之於後。事之失於今者。可以修之於來。雖然。使行而可以逆制。則人皆有善行矣。使事而可以預立。則人皆有善事矣。惟造次不可以少待也。惟顛沛不可以少安也。則行失於身。事失於物。有不可勝窮者矣。雖強力之人。改過不憚。其如過之不窮何。是以大學之方。在致其知。至然後意誠。意誠則過不期寡而自寡矣。

事之誤。非過也。或未得馭事之道焉。耳心之惑。乃過也。心過難改。能改心過。則無過矣。

能攻人之實病。至難也。能受人實攻者。為尤難。人能攻我實病。我能受人實攻。朋友之義。其庶幾乎不然。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。幾希矣。

忌克之人。其可事乎。其急也。我諫我聽。我才我用。禍既息矣。我諫謗也。我才姦也。殺我必矣。有天下國家而如是。能傳之子孫者。未之有也。是故不忌不克。可以為君矣。諫不要發。才不要試。可以保身矣。

喪之三年。盡生者之孝心也。於死者何加損焉。是故漢文雖有命短喪。我謂之天下之慈君。而漢景不服三年之喪。其為孝也薄矣。行而有悖於天。有累於身。雖有父令。不可從也。從之則成。

父之小欲而墮父之大仁。君子不謂之孝。况三年之喪。仁人孝子。所以事天成身之本。非父之所得令者乎。後世不罪漢景之薄於親。而罪漢文之慈於臣子。是未察乎喪服之志者也。

欲大變後世之法度。必先大變人主之心術。心術不正。則不能用真儒為大臣。大臣非真儒。則百官不可總己以聽。而嗣君不可以三年不言。母后雖欲順承天意。不撓外權。不可得矣。此不可不大變其本也。本正則自身措之百官萬民。而天下皆正矣。

荀子曰。有治人。無治法。竊譬之。欲撥亂反之正者。如越江湖。法則舟也。人則操舟者也。若舟破楫壞。雖有若神之技。人人知其弗能濟矣。故乘大亂之時。必變法。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。未之有也。

欲撥亂興治者。當正大綱。知大綱。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。大綱不知。雖或善於條目。有一時之功。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。然大綱無定體。各隨其時。故魯莊公之大綱。在於復讐也。衛國之大綱。在於正名也。讐不復。名不正。雖有仲尼之德。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。

紛華

胡子曰。行紛華波動之中。慢易之心不生。居幽獨得肆之處。非僻之情不起。上也。起而以禮制焉。次也。制之而不止者。昏而無勇也。理不素窮。勇不自任。必為小人之歸。可恥之甚也。

堯舜以天下與人。而無人德我之望。湯武有人之天下。而無我取人之嫌。是故天下無大事。我不能大。則以事為大。而處之也難。

人欲盛則於天理昏。理素明則無欲矣。處富貴乎。與天地同其通。處貧賤乎。與天地同其否。安死順生。與天地同其變。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。而以介意乎。

一身之利無謀也。而利天下者則謀之。一時之利無謀也。而利萬世者則謀之。存斯志。行斯道。躬耕於野。上以奉祀事。長下以慈幼。延交遊於身足矣。易曰。不家食。吉。是命焉。烏能舍我靈龜而逐人之昏昏也。

仁者。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也。

人之於天地。有感应。猶心之於身。疾痛必知焉。

物不獨立。必有對。對不分治。必交焉。而文生矣。物盈於天地之間。仁者無不愛也。故以斯文為己任。理萬物而與天地參矣。

或問王通曰。子有憂疑乎。曰。樂天知命。吾何憂。窮理盡性。吾何疑。雖然。天下皆憂。吾獨得不憂。天下皆疑。吾獨得不疑。又曰。心迹之判久矣。吾獨得不二言乎。或問曰。通有二言。何也。曰。仁則知通之言。一不仁。則以通言為二。若心與迹判。則是天地萬物不相管也。而將何以一天下之動乎。

天下莫大於心。患在不能推之爾。莫久於性。患在不能順之爾。莫成於命。患在不能信之爾。不能推。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。不能順。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。不能信。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。事物屬於性。君子不謂之性也。必有心焉。而後能治。裁制屬諸心。君子不謂之心焉。必有性焉。

然後能存。

不仁見天下之事大而執天下之物固。故物激而怒。怒而不能消矣。感物而欲。欲而不能止矣。窮理盡性以成吾仁。則知天下無大事。而見天下無固物。雖有怒。怒而不遷矣。雖有欲。欲而不淫矣。

莊周曰。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。非知伯夷者也。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。謂之死名可乎。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身。可矣。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。

智不相近。雖聽言而不入。信不相及。雖納忠而不愛。是故君子必謹其所以言。則不招謗誹。取怨辱矣。

士學於文而知道。則關鍵節目之言。未嘗不三復也。君學於政而知道。則幾會本原之事。未嘗不三令五申也。知之則因非而知是。不知則指是以為非。

人君盡下則聰明開。而萬里之遠。親於衽席。偏信則昏亂。而父子夫婦之間。有遠於萬里者矣。人君欲救偏信之禍。莫先於窮理。莫要於寡欲。窮理寡欲。交相發者矣。

去聖既遠。天下無人師。學者必因書記語言。以知理義之精微。知之則適理義之周道矣。不然。則為溺心志之大害矣。

人盡其心。則可與言仁矣。心窮其理。則可與言性矣。性存其誠。則可與言命矣。

敬則人親之。仁則民愛之。誠則鬼神享之。

窮則獨善其身。達則兼善天下者。大賢之分也。達則兼善天下。窮則兼善萬世者。聖人之分也。或問人可勝天乎。曰。人而天。則天勝人。而不天。則天不勝。

學貴大成。不貴小用。大成者。參於天地之謂也。小用者。謀利計功之謂也。

人者。天地之精也。故行乎其中而莫禦。五行萬物之秀氣也。故物為之用而莫違。

三王正名與利者也。故其利大而流長。五霸假名爭利者也。故其利小而流近。

形形之謂物。不形形之謂道。物拘於數而有終。道通於化而無盡。

古之學者求天知。今之學者求人知。古之仕者行己。今之仕者求利焉。

子
集
卷
之
一
上
古
詩
經
卷
之
一
上

胡子知言卷第四

宋 胡 宏撰

一氣

一氣大息震蕩無垠。海宇變動。山勃川湮。人消物盡。舊迹亡滅。是所以為鴻荒之世歟。氣復而滋。萬物生化。日以益眾。不有以道之則亂。不有以濟之則爭。敦倫理。所以道之也。飭封井。所以齊之也。封井不先定。則倫理不可得而敦。堯為天子。憂之而命舜。舜為宰臣。不能獨任。憂之而命禹。禹周視海內。奔走八年。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。立其收多寡之制而授之。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。然後五典可敷。而兆民治矣。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。後王才不出庶物。大侵小。強侵弱。智詐愚。禹之制寢墮。寢紊。以至於桀。天下大亂。而成湯正之。明其等。申其制。正其封。以復大禹之舊。而人紀可修矣。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。後王才不出庶物。大侵小。強吞弱。智詐愚。湯之制寢墮。寢壞。以至於紂。天下大亂。而周武王征之。明其等。申其制。正其封。以復成湯之舊。而五教可行矣。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。後王才不出庶物。大吞小。強侵弱。智詐愚。武王之制寢墮。寢亂。先變於齊。後變於魯。大壞於秦。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。仁政既亡。有天下者。漢唐之盛。其不王人也。非天也。其後亡天也。非人也。噫。孰謂而今而後。無繼三王之才者乎。病在世。儒不知王政之本。議三王之有天下。不以其道。而反以亡秦為可法也。

聖人之應事也。如水由於地中。未有可止而不止。可行而不行者也。

有而不能無者。性之謂與。宰物而不死者。心之謂與。感而無息者。誠之謂與。往而不窮者。鬼之謂與。來而不測者。神之謂與。

一往一來而無窮者。聖人之大道也。謂往而復來。來而復往者。釋氏之幻教也。

天理人欲。莫明辨於春秋。聖人教人。清人欲。復天理。莫深切於春秋。

伯夷非絕物者也。惡不仁而已。故清而不介。柳下惠非徇俗者也。行吾敬而已。故和而不流。

大哉性乎。萬理具焉。天地由此而立矣。世儒之言性者。類指一理而言之爾。未有見天命之全體者也。

萬物皆性所有也。聖人盡性。故無棄物。

情一流則難遏。氣一動則難平。流而後遏。動而後平。是以難也。察而養之於未流。則不至於用遏矣。察而養之於未動。則不至於用平矣。是故察之有素。則雖嬰於物而不惑。養之有素。則雖激於物而不悖。易曰。艮其背。不獲其身。行其庭。不見其人。无咎。此之謂也。

誠。天道也。人心合乎天道。則庶幾於誠乎。不知天道。是冥行也。冥行者。不能處己。烏能處物。失道而曰誠。吾未之聞也。是故明理居敬。然後誠道得。天道至誠。故無息。人道主敬。所以求合乎天也。孔子自志學。至於從心所欲。不踰矩。敬道之成也。敬也者。君子之所以終身也。

義理

胡子曰。義理。羣生之性也。義行而理明。則羣生歸仰矣。敬愛。兆民之心也。敬立而愛施。則人心

誠服矣。感應鬼神之性情也。誠則能動。而鬼神來格矣。

祖考為諸侯。子孫為大夫士。祖考為諸侯。其葬也。固諸侯。其祭也。亦必以諸侯。不以子孫為大夫士而降也。子孫為大夫士。其葬也。固大夫士。其祭也。亦必以大夫士。不以祖考為諸侯而僭也。是故杞宋之諸侯得郊。而春秋以諸侯葬焉。斯可見矣。

處之以義而理得。則人不亂。臨之以敬而愛行。則物不爭。守之以正。行之以中。則事不悖。而天下理矣。

合以義。正合也。理不得不合也。不得不合而合。天與人一矣。合不以義。苟合也。君子不為也。

為天下者。必本於理義。理也者。天下之大體也。義也者。天下之大用也。理不可以不明。義不可以不精。理明然後綱紀可正。義精然後權衡可平。綱紀正。權衡平。則萬事治。百姓服。四海同。夫理天命也。義人心也。惟天命至微。惟人心好動。微則難知。動則易亂。欲著其微。欲靜其動。則莫過乎學。學之道。則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。孔子定書刪詩。繫易作春秋。何區區於空言。所以上承天意。下憫斯人。故丁寧反復。三四不倦。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。孟軻氏闡先聖之道。慨然憂世。見齊梁之君。問陳理義。提世大綱。一掃東周五霸之弊。發興衰撥亂之心要。愚因其言。上稽三代。下考兩漢三國東西晉南北朝。至於隋唐。以及於五代。雖成功有大小。為政有治忽。制事有優劣。然總於大畧。其興隆也。未始不由奉身以理義。其敗亡也。未始不由肆志於利欲。然後知孟軻氏之言。信而有徵。其傳聖人之道。純乎純者也。

性定則心宰。心宰則物隨。

物欲不行。則志氣清明。而應變無失。

陰陽升降有道。剛柔屈伸有理。仁義進退有法。知道者可與論政。知理者可與謀事。知法者可與取人。知道者理得。知理者法得。是以君子貴知道也。

皇皇天命。其無息乎。體之而不息者。聖人也。是故孔子學不厭教。不倦。顏子晞夫子。欲罷而不能。孟子承先聖。周旋而不舍。我知其久於仁矣。

禮文多者。情寔必不足。君子交際宜察焉。言詞巧者。臨斷必不善。君子選用宜察焉。

專好毀者。其心必不良。烏能惡不仁。

人事有是非。天命不囿於是非。超然於是非之表。然後能平天下之事也。或是或非。則在人矣。雖聖人不能免也。久則曰。

萬物不同理。死生不同狀。必窮理然後能一貫也。知生然後能知死也。人事之不息。天命之無息也。人生在勤。勤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。雖然。勤於道義。則剛健而日新。故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也。勤於利欲。則放肆而日怠。終不能保其身矣。禹湯文武。丹朱桀紂。可以為鑒戒矣。貴為天子。富有天下。尚不能保其身。而況公卿大夫士庶人乎。

天下有二難。以道義服人難。難在我也。以勢力服人難。難在人也。由道義而不舍。禁勢力而不行。則人心服。天下安。

一日之旦莫。天地之始終具焉。一事之始終。鬼神之變化具焉。察人事之變易。則知天命之流行矣。

人之生也。良知良能。根於天。拘於己。泊於事。誘於物。故無所不用學也。學必習。習必熟。熟必久。久則天。天則神。天則不應而行。神則必期而應。

孝也者。為仁之本也。仁也者。大學之本也。學者志於仁。必求所以為仁。故子游子夏問孝。皆初學之時也。

將相無異任。文武無異道。其異也。後世之人未嘗學也。

大學

胡子曰。孔子十五而志於學。何學也。曰。大學也。所以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。孔子三十而立。何立也。曰。居天下之廣居。立天下之正位。行天下之大道。不退轉也。孔子四十而不惑。何不惑也。曰。富貴不能淫。貧賤不能移。威武不能屈。卓然立乎萬物之表也。孔子五十而知天命。何知也。曰。元亨利貞。乾之四德。行之昭明。浩然與萬物同流。處之各得其分也。孔子六十而耳順。何耳順也。曰。所過者化。所存者神。幾於天矣。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。不踰矩。何不踰也。曰。以其動也天。故於子貢曰。夫子之得邦家者。所謂立之斯立。道之斯行。綏之斯來。動之斯和。非天能如是乎。嗚呼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學。立天地之經。成萬物之性者。然則請問大學之方可乎。曰。致知。請問致知。曰。致知在格物。物不格。則知不至。知不至。則